

许扬, 保继刚. 2022.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热带地理, 42(6): 867-877.

Xu Yang and Bao Jigang. 2022. A Study of Farmer' Livelihoods in "Azheke Plan": Based on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ropical Geography*, 42(6): 867-877.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许扬^a, 保继刚^b

(中山大学 a.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b. 旅游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 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 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 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 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 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 2) 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 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 3)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 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 4) “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 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 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 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关键词: 农户生计; 生计资本; 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乡村旅游; 阿者科计划

中图分类号: F592.7;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2)06-0867-11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9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乡村贫困地区的农户生计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如何在乡村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以实现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李龙等, 2021)。长期以来, 乡村旅游因其可以带动就业,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了中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乡村地区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Qian et al., 2017)。在乡村地区旅游发展的带动下, 旅游融入到农户原有的生计发展体系中, 与生计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形成复杂关系, 改变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组合形式等特点。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发展情境下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和政策具有特殊性, 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均不一样(Scoones, 1998), 进一步审视与深入研究特殊乡村旅游地对农户生计

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在解决农户生计问题和消除贫困的发展进程中, 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提出了多个生计分析框架(DFID, 1999; CARE, 1999; Ellis, 2000), 旅游语境下的生计框架也被关注(Shen et al., 2008), 其中DFID框架因其理论的创新性和问题诊断式的研究导向等优势, 一直在实证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左冰等, 2016)。该分析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5个部分, 以贫困家庭为核心对象, 探究农户在脆弱性环境以及外部结构与制度的背景下, 如何利用自身资本追求某种生计途径和生计目标, 产生的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有何不同, 强调各生计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为深入观察农户生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收稿日期: 2021-08-06; **修回日期:** 2022-0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 “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生计-能源-粮食-水的关联研究: 过程、机制与多尺度效应”(41920104002)

作者简介: 许扬(1998—), 女,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 (E-mail) xuyang63@mail2.sysu.edu.cn;

通信作者: 保继刚(1964—), 男, 云南个旧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cesbjg@mail.sysu.edu.cn。

(Sharpley, 2000)。国内很多学者都将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到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中,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如贺爱琳(2015)研究了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和重构,发现旅游发展使当地农户形成了6种不同的生计类型;崔晓明等(2018)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构建了旅游地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模型,分析了农户的生计资本规模及结构;其他研究内容还集中在旅游发展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化(陈佳等,2017)、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刘俊等,2019;李龙等,2021)、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张海盈等,2013;谢如冰等,2019)以及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评价(崔晓明等,2017;徐秀美等,2019)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多数案例地旅游发展并不具有特色性和典型性,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且很少关注到DFID框架中的结构与制度要素,而这一要素的转变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因此,有待补充一些在不同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下,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变化关系的案例。

阿者科村便是因结构与制度要素的转变,引发农户生计变迁的一个典型例证。2018年6月,阿者科村正式实施“阿者科计划”,进入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在政府支持与高校技术援助下,村集体旅游公司成立,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成为本村旅游经营的主体,形成了政府和高校两方外源性主体和农户内生性动力有机融合的长效机制,带来了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能力的提升,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收入增加(郭华等,2020)。这种将“乡村振兴、遗产保护、旅游开发”集于一体的创新模式的实施对当地农户生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以“阿者科计划”的实施为背景,详细分析这种制度设计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农户生计转型和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内在机制。以期为其他乡村地区促进旅游发展与提升农户生计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阿者科村地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元阳片区内,是一个有65户400余人的哈尼族村寨。村寨于1855年建立,隶属于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爱春行政村。作为红河哈尼梯田申遗的5个重点

村寨之一,村寨民居风貌保存完整,景观价值独特,至今还保留着哈尼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景观、51栋挂牌保护的 traditional 民居蘑菇房,以及原始浓厚的哈尼族传统文化,同时在2014年入选为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

在未正式进行旅游接待前,村民的生计来源主要依赖于务农和外务工,村内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较低,属于元阳县典型的贫困型村落。2018年6月,以平衡遗产保护、传统村落发展与旅游开发为目标的“阿者科计划”开始实施,以不引入社会资本而成立本村村集体企业的方式引导和带动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孵育本地村民自主开展旅游接待。公司所获得的旅游收入归全村村民所有,并按照传统民居40%,梯田耕种30%,村内居住20%,本村户籍10%的利益分配机制每年进行1~2次的分红。在这种制度设计下,阿者科村形成了3种村民参与旅游的方式:一是以旅游吸引物入股,全村村民通过传统民居、梯田耕种的形式将景观转化为资本入股,按比例设置分别获取旅游分红;二是参与就业,部分村民通过村集体选拔、驻村团队技能培训等方式成为村集体旅游公司的员工,负责村内卫生清洁、票务售卖、游客讲解和团队接待等工作;三是自主经营,驻村团队根据“阿者科计划”实施细则及村民自身发展情况,孵育部分村民进行自主创业,在村里开展餐饮接待、民族服饰租售、小卖部经营、土特产售卖等活动。

阿者科村集体旅游公司成立近4年以来,为本地村民提供了14个旅游就业岗位,9家农户在村里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参与到村内旅游发展的农户数量也由原来的1户增加到了17户,截至2021-10-02,阿者科村已成功举办了5次分红大会,累计分红达到63.9万元,户均累计分红达9836元。“阿者科计划”实施对当地农户生计产生了重要影响,村民从事旅游业的生计能力得到提升,旅游收入和旅游分红也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阿者科计划”中对传统民居禁止租售的约束以及对梯田耕种的激励,也使农户传统的农耕生计方式得到保护。旅游成为当前生计的一个重要补充,农户生计方式也由原来单一的务农和外务工趋于多样化,形成“阿者科计划”下旅游与传统生计方式协调共存的状态(图1)。

1.2 数据来源

根据“阿者科计划”,驻村团队由高校方的技术人员(研究生为主)及县政府指派的青年干部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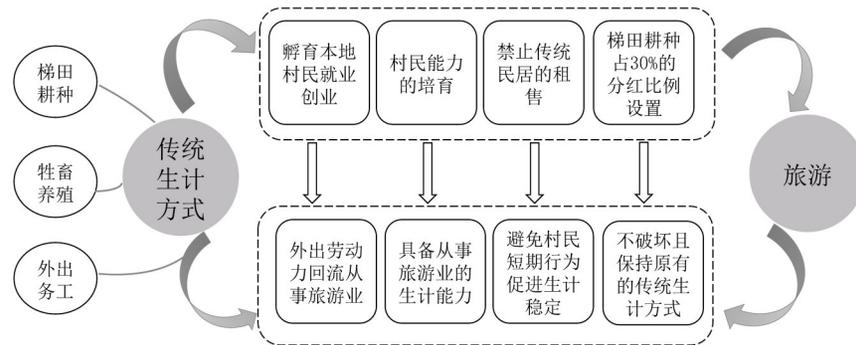


图1 “阿者科计划”下旅游与传统生计方式的协调共存

Fig.1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ourism an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under the "Azheke plan"

方组成，通过智力帮扶和技术援助培育本地村民，重在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笔者之一作为驻村团队中的一员，于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在阿者科村落实项目执行等相关工作，驻村过程中对调查地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考察。

数据主要来源于爱春村委会资料收集、阿者科村集体公司数据及入户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信息。以阿者科村全村农户为调查对象，除去调查期间不在村内居住的13户农户，共完成对52户的调查工作，其中包括5户电话访谈对象。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家庭人口数、收入来源情况、生计主要依赖方式等）；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半结构式访谈主要涉及“阿者科计划”实施前后，农户生计状况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农户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2 研究方法

2.1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项核心内容（DFID, 1999）。一般而言，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研究内容和案例地特点有所不同，但基本都围绕这5项展开。本文指标选取参照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依据研究区的资源条件、生活习俗，以及驻村期间对农户生计实际情况的观察，构建了适用于阿者科村农户的15项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生计资本测算

在权重确定的应用方法中，熵值法适用于拥有

较完整样本数据的情况下，可深刻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信用价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王靖等，2001）。因此，采用熵值法（王媛等，2013）确定各指标权重（见表1），并以此为基础测算生计资本值。一般来说，当某项指标值在被调查者之间差异较大时，熵值就较小，得出的权重值也相对较大，如指标体系中的旅游经营房屋面积、社会连接度也印证了这一点。

具体计算过程为：

第一，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单位对指标值的影响。共有*i*个调研样本、*j*个评价指标，极差标准化公式为：

$$S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quad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quad (1)$$

式中： S_{ij} 表示 X_{ij} 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化值； X_{ij} 为第*i*个样本中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min(X_{ij})$ 为第*i*个样本中第*j*指标的最小值； $\max(X_{ij})$ 为第*i*个样本中第*j*指标的最大值。

第二，计算第*i*个样本中第*j*项指标的特征比重 P_{ij} ：

$$P_{ij} = \frac{S_{ij}}{\sum_{i=1}^n S_{ij}} \quad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quad (2)$$

第三，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_j ：

$$E_j = -\frac{1}{\ln n} \sum_{i=1}^n (P_{ij} \cdot \ln P_{ij}) \quad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quad (3)$$

第四，求出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 W_j ：

$$W_j = \frac{1 - E_j}{\sum_{j=1}^m (1 - E_j)} \quad (j=1, 2, \dots, m) \quad (4)$$

表1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说明及权重

Table 1 Measurement index description and weight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生计资本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指标参考文献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每户家庭所耕种的水田面积	0.016	
	每亩耕地年收入	每亩地红米的产量乘以当地红米的收购价	0.018	
	耕地质量	非常差=0;较差=0.25;一般=0.5;较好=0.75;非常好=1	0.010	
人力资本	家庭劳动力总量	每户家庭劳动力的数量	0.036	DFID(1999);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0;小学=0.25;初中=0.5;高中或中专=0.75;大专以上=1	0.034	苏芳等(2009);
	劳动力能力	完全没有劳动能力=0;具有劳动能力,可为家庭创造部分收入=0.5;生计成果的主要创造者,能从事全部劳动=1	0.014	杨云彦等(2009); 贺爱琳(2015);
物质资本	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	调查户所选选项占所给出选项的比例(电磁炉、燃气灶、热水器、独立洗澡间、手机、固定电话、冰箱、洗衣机、电视、沙发、茶几、柜子、桌椅、抽水马桶、宽带、电话手表、车)	0.013	王新歌等(2015); 张丽琼(2016); 何昭丽等(2016);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	房屋中用于开展旅游经营活动的面积	0.190	Qian等(2017);
	家庭牲畜估值	每户家庭牲畜以当地市场价估值的总值	0.102	张灿强等(2017);
金融资本	家庭年总收入	每户家庭的年总收入	0.015	刘俊等(2019);
	收入来源多样性	调查户生计活动种类数占所列种类数的比例[农业、务工、旅游收入、旅游分红、其他(如村委会任职)等]	0.095	李文龙等(2019); 徐秀美等(2019);
	可借款渠道	1种=0.5;2种及以上=1(高利贷、银行贷款、亲友借款、政府无偿捐助)	0.096	Kry等(2020)
社会资本	技能培训机会	有=1;无=0	0.150	
	社会连接度	有无亲属或朋友在机关单位任职,如村委会、镇政府和景区管委会等(有=1;无=0)	0.185	
	村民联系紧密度	基本无来往=0;不太密切=0.25;一般=0.5;较密切=0.75;非常密切=1	0.025	

最后,根据上述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和权重,计算出农户所拥有的各生计资本值 T_i :

$$T_i = \sum_{j=1}^m W_j S_{ij} \quad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quad (5)$$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影响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

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提出,人们对资本的拥有情况可以产生不同的生计组合。一般而言,生计资本禀赋较高的人往往更有能力运用外部制度和政策来改善其生计策略,以获得更好的生计结果(DFID, 1999)。就案例地而言,“阿者科计划”的实施使当地村民开始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村民的生计

策略发生转型并存在差异:一些村民成为村集体旅游公司的员工,从事不同的工作岗位;一些村民自主开展旅游经营,同时还有部分村民没有完成生计策略的转换。因此,从笔者驻村过程中对村民实际生计情况的了解出发,并借鉴已有农户类型划分方式(张丽萍等, 2008; 刘俊等, 2019; 温馨等, 2020),将阿者科村农户划分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表2)。同时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即村集体公司员工和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活动的农户)定义为旅游相关型农户,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定义为非旅游相关型农户。

表2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及家庭特征

Table 2 Types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ir family's characteristics

农户类型	划分依据(劳动力投入方向及主要收入来源)	户数/户	家庭特征
旅游主导型	家庭劳动力均从事旅游经营,依靠旅游收入	2	均开展餐馆经营,其中1户为公司经理
旅游务工型	从事复杂的旅游活动,旅游收入及务工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	7	3户在村里开展餐馆经营,其余4户中均有家庭成员为村集体公司员工,从事售票、村落讲解、团队接待等工作
参与旅游型	参与简单的旅游活动,旅游收入较低	8	公司清洁工,有1户家庭在旺季经营烧烤摊
务工主导型	劳动力外出务工且家庭收入主要依赖于此	21	家庭劳动力在外务工居多
半工半农型	本地务工和梯田耕种为主	14	周边打零工且不固定

3.2 旅游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分析

3.2.1 生计资本值比较 首先,生计资本总值可以直观反映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总体上,阿者科村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

(0.656)、旅游务工型(0.380)、参与旅游型(0.356)、务工主导型(0.139)、半工半农型(0.055)(表3)。且不同类型农户的各生计资本值也存在差异,具体为:

表3 五种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各项生计指标值

指标	旅游主导型	旅游务工型	参与旅游型	务工主导型	半工半农型
自然资本	0.027	0.022	0.022	0.014	0.019
耕地面积	0.005	0.007	0.005	0.005	0.006
每亩耕地年收入	0.013	0.008	0.011	0.005	0.007
耕地质量	0.009	0.007	0.006	0.004	0.006
人力资本	0.035	0.047	0.029	0.045	0.008
家庭劳动力总量	0.018	0.022	0.016	0.021	0.001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009	0.015	0.009	0.015	0.004
劳动力能力	0.008	0.010	0.004	0.009	0.003
物质资本	0.206	0.081	0.050	0.018	0.009
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	0.013	0.008	0.005	0.007	0.003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	0.190	0.060	0.007	0.000	0.000
家庭牲畜估值	0.003	0.013	0.038	0.011	0.006
金融资本	0.107	0.126	0.076	0.055	0.009
家庭年总收入	0.012	0.010	0.004	0.007	0.003
收入来源多样性	0.046	0.049	0.060	0.002	0.006
可借款渠道	0.049	0.067	0.012	0.046	0.000
社会资本	0.281	0.104	0.179	0.007	0.010
技能培训机会	0.068	0.071	0.091	0.000	0.000
社会连接度	0.191	0.019	0.072	0.000	0.000
村民联系紧密度	0.022	0.014	0.016	0.007	0.010
生计资本总值	0.656	0.380	0.356	0.139	0.055

1) 农户的自然资本差异

阿者科村的村民几百年来都以种田为生，梯田耕种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计保障；加之旅游分红规则对梯田耕种的激励，现阶段下，村民们不会因为旅游经营或外出务工而放弃耕种；同时每家每户的耕地面积相差不大，每亩耕地的红米产量也相当，因此，自然资本指标下农户之间差异不明显。

2) 农户的人力资本差异

5种农户类型中，旅游务工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人力资本值较高，分别为0.047和0.045，且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能力这3个指标均高于其他的农户，也因此具有从事复杂旅游活动和外出务工的机会，符合其家庭行为特征。而不具备人力资本优势的半工半农型农户受制于文化程度和劳动力能力等原因，还无法选择多元化的生计策略，只能更多地依赖种田和周边打零工，表现为半工半农的生计状态。

3) 农户的物质资本差异

旅游相关型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都高于非旅游相关型农户，其中最明显的指标差异是旅游经营房屋面积，目前只有“旅游主导型”的2户农户、“旅游务工型”的3户农户，以及“参与旅游型”的1家农户满足要求。同时这几家农户也对应“家庭耐

用消费品数量”的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开展旅游经营的农户需要向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因而物质资产种类也较多。此外，在家庭耐用消费品中增加了电话手表这一指标，主要来自于驻村期间对农户孩童的观察，即电话手表拥有量在村内孩子之间也形成了对比，村内只有4位孩子拥有电话手表，2位来源于旅游主导型农户，另外2位来源于务工主导型农户。

4) 农户的金融资本差异

在5种农户类型中，旅游务工型农户的金融资本值最高(0.126)，旅游主导型农户略低(0.107)。从具体指标上看，二者的家庭年总收入差异不大，但旅游务工型农户在可借款渠道上的得分较高(0.067)，调查中发现，这类农户大多表示可以接受银行贷款或其他借款方式，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其眼界、见识更广，在承担经济风险上更加大胆。务工主导型农户在这个指标的表现也较好，指标值为0.046，印证了这一点结论。参与旅游型农户在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上占有优势，主要是因为这几家农户除了在公司担任清洁工获得工资收入及分红收入之外，还兼有小卖部经营、旺季烧烤摊经营、红米特产出售等；其中有2户还有额外的政府收入来源，1户为村长、1户为爱春村委会成员，因此这一指标值稍高。

5) 农户的社会资本差异

分析发现，旅游相关型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都高于非旅游相关型农户，表现出很强的优势，其中以技能培训机会和社会连接度指标表现最明显，这与村内旅游发展的情况吻合。“阿者科计划”实施之后，驻村研究生和当地政府干部会对旅游相关型农户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员工外出培训的机会也增多，从而增强其与外界的联系。此外，如上所述，有2户参与旅游型农户属于政府公职人员，在社会连接度指标上具有优势，因此最终得出的社会资本指标值也较高。在村民联系紧密度上，村民之间除了平时的集体活动和日常交流，旅游相关型农户出于村集体旅游发展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与村民进行更多的沟通，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3.2.2 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的关系 阿者科村不同类型农户在旅游参与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其生计资本也存在差异。现阶段下，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以及参与旅游型这3类旅游相关型农户代表了阿者科村参与旅游程度最高的村民，他们通过经营餐

馆、在村集体公司工作等与旅游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生计资本值较高。对于这类农户而言,旅游开发使得家庭劳动力总量增加并获得了相应的技能培训机会,劳动力能力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为家庭创造了更多的生计结果。同时,旅游发展也使他们获得了更高和更多样化的家庭收入,如作为公司售票员不仅每月可获得1700元的基本工资收入,而且还有售卖文创产品、接待团队游客、村落讲解等提成收入,在旅游旺季期间,游客的大量到来也可以使经营餐馆的家庭收入得到增加。

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这两类非旅游相关型农户目前没有直接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方面与旅游相关型农户产生一些差别,生计资本较低。但在“阿者科计划”的分红机制下,他们仍然能够通过耕种梯田、保护哈尼民居等方式获得旅游分红,从而带来一部分家庭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增加,生计有所提升;同时,他们也具有共同讨论村内旅游发展事宜的权力,能够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村内旅游的发展。因此,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这类农户仍然表达了对村内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分红的时候很高兴,有些钱了,村里也变好了”。

3.3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

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表明,外部力量的结构与制度转变有效决定农户生计策略及生计资本的变化(苏芳等,2009)。“阿者科计划”实施下,政府和高校支持下的外源性主体和农户内生性动力有机融合的长效机制得以形成,对村民的生计选择和生计资本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村民的生计变迁过程中各个主体要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特定的影响机制和影响逻辑又是什么?本节旨在进一步探究“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性因素与村民生计变迁之间的逻辑关系(图2)。

1) 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实践是农户生计变迁的基础条件。“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由保继刚等(2012)提出,强调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创造者和贡献者,理应获得由旅游吸引物价值产生的收益权,这一概念提出后一直都未有相应的实践探索,直到“阿者科计划”的实施,并通过旅游吸引物权的法人化和旅游吸引物权分红体系两方面对农户生计产生影响。首先,全村65户村民以传统民居、梯田等旅游吸引物入股村集体公司并占有70%的股份,公司法人代表和员工均为本村村民,

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村从事旅游经营和接待,同时对村民的系统化培训也使其自身生计能力获得提升;其次,分红体系中,梯田耕种占30%的规则设置不仅增强了村民的遗产保护意识,更是对村民传统农耕生计方式的一种保护,使得旅游只是成为村民原有生计方式的补充,有利于维持生计的稳定;同时“阿者科计划”规定传统民居必须遵循不租不售不破坏的规则,否则将取消这部分分红收入。传统民居蘑菇房作为阿者科村区别于元阳哈尼梯田景区最大的旅游吸引点,一直是利益争夺的焦点所在。假如农户将传统民居出租或出售以获取短期的土地收益,其生计将只能依赖单一的租金收入,当旅游市场出现不确定性情况或者较大的市场竞争时,村民将面临“坐吃山空”的不可持续状况。同时,那些房屋条件不好或者无房出租的农户将陷入更加贫困的状态,出现乡村居民的阶层化现象,非常不利于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2) 政府方的授权支持和高校方的技术援助是农户生计变迁的重要外部支持。首先地方政府的授权和支持是“阿者科计划”得以开展的根基条件(保继刚等,2022)。地方政府通过资金、政策等措施的支持,完成了前期对村内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哈尼民居的保护修缮,以及号召村民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等,并派驻政府青年干部与高校技术援助团队一起驻村,协助指导“阿者科计划”的开展,将旅游发展权利更多地让渡于村民,为民谋利。与此同时,在国家脱贫攻坚的背景下,高校也在积极推进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相关工作,这是高校的社会责任所在,也是其能力优势所在。通过高校的第三方援助,有助于给乡村贫困地区带去更多的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援,进而催化村民的主体性。截至目前,阿者科驻村团队已经派驻了7批共13位驻村研究生对村民进行经济、能力、文化等全方位的培训,积极培育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参与旅游经营,注重村民能力培养,使村民真正成为本村旅游经营的主体而不是利益边缘者。正由于此,村民的内生性动力也得以调动,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中。

3) 农户自身的生计背景是生计变迁的内在因素。“阿者科计划”这一外部制度的改变为农户生计变迁营造了整体的旅游发展环境,但由于农户自身在受教育程度、劳动力能力、金融资本积累等生计要素上的差异,形成了现阶段5种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旅游主导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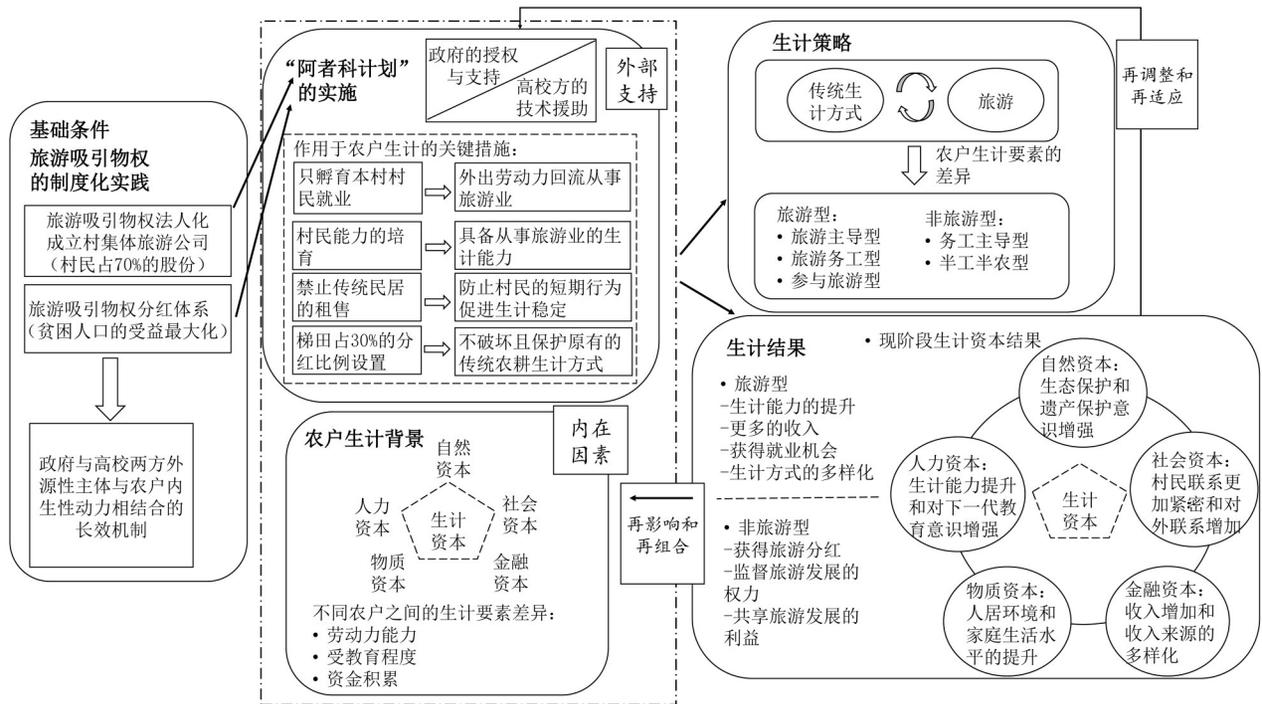


图2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

Fig.2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zheke Plan" on farmers' livelihood

和旅游务工型农户在生计转型上完成得相对较快，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优势，而这些资本要素正是决定他们能够采取哪种生计策略的重要内在因素。如旅游务工型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由于之前在外务工，具备了相应的劳动力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在经过驻村团队培训后能够快速上手从事村落讲解、团队接待等较为复杂的旅游活动；而积累了一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户，可以利用村内发展旅游的外部条件开展农家乐等旅游经营，实现生计的有效转换和快速提升，从而实现“有家的地方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也有了家”。

4) 在生计策略上，旅游成为传统生计方式的补充。一般而言，当乡村地区进入旅游发展阶段之后，旅游对原有生计方式的影响会呈现出2种结果：一种是旅游替代原有的生计方式成为村民新的生存依赖；另一种是旅游发展只是成为村民生计方式的补充，并与原有的生计方式协调共存，共同形成生计多样化的状态。现阶段阿者科农户的生计策略表现为第二种，即农户传统的梯田耕种、牲畜养殖等生计方式并没有被放弃，旅游发展反而促进了农户对梯田的保护，形成了传统生计方式与旅游的平衡发展。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的生计策略只是农户

现阶段的生计选择，之后新阶段的旅游发展会对农户的生计策略起到一个再影响和再组合的作用；同时也会根据村民生计状况和旅游发展情况对现有的结构与制度进行再调整和再适应，使农户形成一个新的生计背景以应对新一轮的生计转型。

5) 现阶段生计变迁结果可以从农户的生计类型和整体生计资本的变化2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农户的生计类型上看，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对比可以得出，旅游相关型农户相较于非旅游相关型农户获得了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以及更多的培训，带来了农户生计能力的提升和生计方式的多样化；而非旅游相关型农户主要是共享了村内旅游发展的利益，如通过旅游分红带来了家庭收入的增加，拥有了参与和监督村内旅游发展的权利以及获得了更加宜居的公共环境等。其次，从生计资本的改变结果看，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本上，旅游发展为村庄带来的综合效益使农户更加意识到保护生态系统和梯田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梯田耕种在分红规则中占30%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旅游开展的过程中，村民对自身创造的梯田景观和所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种田不光是为了自家生存，还要保护”成为村民

的共识；人力资本上，驻村团队对村民的培训使村民具备了接待游客的相关素质，生计能力得到提升；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公共图书馆的设置以及“阿者科学社”的成立为村内孩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人力资本的培育也是未来村庄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物质资本上，村内道路的铺设修缮，村民公共文化广场的修复，公共洗澡间、公共卫生间的配置等为村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同时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水平也得到提升，生活条件逐渐改善；金融资本上，旅游发展带来了村民家庭收入的增加，不只是旅游相关型农户金融资本的提升，全村农户通过旅游分红都共享了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和收益。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疫情频发、旅游业受到冲击的情况下，2021年阿者科村每户平均仍然获得5 169元的旅游分红收入，这对于村民而言是一份重要的生计保障；社会资本上，旅游发展之后，村民对旅游事务的共同处理、应对和接待（如“一事一议”的村民大会、轮流进行哈尼长街宴、哈尼纺织等旅游体验活动的接待），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同时与游客的接触和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社会关系网，在社会资本增强下更有利于生计目标的达成。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以“阿者科计划”为背景，结合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研数据，详细地呈现这种制度设计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和生计资本的影响，并探讨了“阿者科计划”这一结构与制度因素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 旅游发展使农户生计活动发生转变，农户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接待，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结合，形成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

2) 旅游发展为农户生计变迁营造了整体的发展环境，但由于自身生计资本要素的差异，农户生计策略出现了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相关型（包含旅游主导型2户、旅游务工型7户、参与旅游型8户）和非旅游相关型（包含务工主导型21户、半工半农型14户）两大类型。

3)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表现不同。生计资本总量的比较上，5种类型农户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0.656）、旅游务工型（0.380）、参与旅游型（0.356）、务工主导型（0.139）和半工半

农型（0.055）。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关系表现为：旅游相关型农户旅游参与程度最高，家庭劳动力增加，生计能力提升，为家庭创造了更多的生计结果，各生计资本水平较高；非旅游相关型农户主要通过旅游分红带来了一部分家庭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增加，生计资本结果低于旅游相关型农户。

4) “阿者科计划”的实施通过结构和制度的转变以及生计框架中各要素的调节，产生了乡村旅游发展作用于农户生计变迁的影响机制。首先，这一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实践从旅游吸引物权的法人化，以及旅游吸引物权的分红体系2个层面建立起一系列制度规则，成为农户生计变迁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政府方和高校方通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援助等成为农户生计变迁的重要外部支持，与农户自身的生计背景和原有生计资本积累一起成为农户生计策略变迁的内外力因素，使得旅游发展成为农户传统农耕生计方式的补充，并形成了5种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最终形成现阶段旅游发展下的生计变迁结果。

4.2 讨论

本文将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关系置于“阿者科计划”这一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实践背景下，详细呈现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影响，对比了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生计资本差异，并探索了其内在影响机制。同时本文更突出案例地结构与制度对生计的影响作用，从更宽广的角度理解农户生计，是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在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下的新尝试。

“阿者科计划”的实施为农户生计变迁提供了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但由于农户生计要素上的差异以及原始资本积累等原因产生了生计结果上的不同，现阶段有2户农户发展为旅游主导型。需要思考的是，这2户农户在未来是否将进一步发展为本地精英，以及当村内旅游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那些本身在生计资本上具有优势的旅游务工型农户是否会继续回流，拉大与其他村民的差距？还是像曾经的雨崩村（保继刚等，2008）一样，尽管存在精英领导者但仍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平等参与、公平受益”的旅游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的跟踪研究。

阿者科村作为中国乡村旅游地的一个特色案例，通过开展“阿者科计划”这项特殊的社会科学试验，取得了促进当地就业、减少贫困、改善农户生计等突出成绩，对其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同时，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目前“阿者科计

划”案例所在地元阳县也已回购华侨城集团梯田开发的经营权和相应资产，拟将“阿者科计划”扩大范围推广。云南红河县和新疆鄯善县也已制定方案，尝试学习和借鉴“阿者科计划”。未来“阿者科计划”将推广到更多地区，在改善农户生计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致谢：“阿者科计划”是一个多方齐力的项目，实施近4年以来，政府、村民、游客以及各界社会人士都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在此表达深切的谢意。尤其感谢元阳县委县政府的鼎力帮助，感谢驻村团队成员，感谢导师组会上各位老师及同门毫无保留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保继刚, 孙九霞. 2008. 雨崩村社区旅游: 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 *旅游论坛*, 1(1): 58-65. [Bao Jigang and Sun Jiuxia. 2008.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f Yubeng Village: Means of Particip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mpowerment. *Tourism Forum*, 1(1):58-65.]
- 保继刚, 左冰. 2012. 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 *旅游学刊*, 27(7): 11-18. [Bao Jigang and Zuo Bing. 2012. Legislating for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Tourism Tribune*, 27(7): 11-18.]
- 保继刚, 杨兵. 2022. 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以“阿者科计划”减贫试验为例. *旅游学刊*, 37(1): 18-31. [Bao Jigang and Yang Bing. 2022.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Rights to Tourist Attractions" (RTA) in "Azheke Plan": A Field Stu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Tourism Tribune*, 37(1): 18-31.]
- 崔晓明, 陈佳, 杨新军. 2017.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山地学报*, 35(1): 85-94. [Cui Xiaoming, Chen Jia and Yang Xinjun. 2017.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mpacted by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ous Areas. *Mountain Research*, 35(1):85-94.]
- 崔晓明, 杨新军. 2018.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 *人文地理*, 33(2): 147-153. [Cui Xiaoming and Yang Xinjun. 2018. A Research on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ous Area. *Human Geography*, 33(2):147-153.]
-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李钢. 2017.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地理研究*, 36(9): 1709-1724. [Chen Jia, Zhang Liqiong, Yang Xinjun and Li Gang. 2017.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anges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Tourism Effect: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Geographical Research*, 36(9): 1709-1724.]
- DFID. 1999.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Ellis F. 1998.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1): 1-38.
- Frankenberger T R, Drinkwater M and Maxwell D. 2000. *Operationaliz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Atlanta: CARE.
- 郭华, 杨玉香. 2020. 可持续乡村旅游生计研究综述. *旅游学刊*, 35(9): 134-148. [Guo Hua and Yang Yuxiang. 2020. Research Review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Rural Tourism. *Tourism Tribune*, 35(9):134-148.]
- 何昭丽, 孙慧. 2016. 旅游对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吐鲁番葡萄沟景区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8(2): 138-143. [He Zhaoli and Sun Hui. 2016.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A Case Study of Turpan Grape Valley Scenic Area.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8(2): 138-143.]
- 贺爱琳. 2015. 乡村旅游对秦岭北麓山区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西安: 西北大学. [He Ailin. 201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the Northern Piedmon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 Kry S, Sasaki N, Datta A, Abe I, Ken S and Tsusaka T W. 2020. Assessment of the Changing Levels of Livelihood Assets in the Kampong Phluk Commun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4: 100664.
- 刘俊, 张恒锦, 金滕滕, 李宁馨. 2019.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34(8): 1735-1747. [Liu Jun, Zhang Hengjin, Jin Mengmeng and Li Ningxin. 2019. The Evaluation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the Tourist Area: A Case Study in Hailuoguo Scenic Are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34(8): 1735-1747.]
- 李文龙, 匡文慧. 2019.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为例. *地理科学*, 39(1): 131-139. [Li Wenlong and Kuang Wenhui. 2019.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Herdsmen Livelihood in Pasto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laMuren Pastoral Area in Inner Mongoli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9(1): 131-139.]
- 李龙, 杨效忠. 2021.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地理科学*, 41(2): 340-349. [Li Long and Yang Xiaozhong. 2021.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Corridor-Type Rural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Landscap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41(2): 340-349.]

- Qian C, Sasaki N, Jourdain D, Kim S M and Shivakoti P G. 2017. Local Livelihood under Different Governanc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Huangshan Mountain Area. *Tourism Management*, 61: 221-233.
- Sharpley R. 2000.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Divid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8(1): 1-19.
- Shen F, Hughey K and Simmons D G. 2008. Connec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nd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Management*, 15(1): 19-31.
- 苏芳, 徐中民, 尚海洋. 2009. 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 地球科学进展, 24 (1): 61-69. [Su Fang, Xu Zhongmin and Shang Haiyang. 2009. An Overview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4(1): 61-69.]
- Scoones I. 1998.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王新歌, 席建超. 2015. 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转型研究. 资源科学, 37 (12): 2404-2413. [Wang Xinge and Xi Jianchao. 2015. Study on Livelihood Transi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Tourist Resort Area of Jinshitan, Dalian. *Resources Science*, 37(12): 2404-2413.]
- 王靖, 张金锁. 2001. 综合评价中确定权重向量的几种方法比较.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30 (2): 52-57. [Wang Jing and Zhang Jinsuo. 2001. Comparing Several Methods of Assuring Weight Vector in Synthetic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0(2): 52-57.]
- 王媛, 程曦, 殷培红, 张雪花. 2013. 影响中国碳排放绩效的区域特征研究——基于熵值法的聚类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8 (7): 1106-1116. [Wang Yuan, Cheng Xi, Yin Peihong and Zhang Xuehua. 2013. Research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Entropy Method and Cluster Analysi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8(7): 1106-1116.]
- 温馨, 陈佳, 邓梦麒, 杨新军. 2020.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41 (4): 250-259. [Wen Xin, Chen Jia, Deng Menglin and Yang Xinjun. 2020. Study on Adaptation Change of Farmers' Livelihood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Under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in Yan'an City.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41(4): 250-259.]
- 徐秀美, 胡淑卉, 旦珍. 2019. 旅游扶贫背景下农牧民生计资本可持续性评价——以巴松措景区为例. 旅游研究, 11 (3): 36-45. [Xu Xiumei, Hu Shuhui and Dan Zhen. 2019.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f Basongcuo Scenic Area. *Tourism Research*, 11 (3): 36-45.]
- 谢如冰. 2019. 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宁乡市金洲镇关山社区为例.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Xie Rubing. 2019.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in Rural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Guanshan Community in Jinzhou Town, Ningxiang*.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杨云彦, 赵锋. 2009.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9): 58-65. [Yang Yunyan and Zhao Feng. 2009.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Reservoir Area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Middle Route). *Agricultural Economic Issues*, (9): 58-65.]
- 张灿强, 闵庆文, 张红榛, 张永勋, 熊英. 2017.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7 (1): 169-176. [Zhang Canqiang, Min Qingwen, Zhang Hongzhen, Zhang Yongxun and Xiong Ying. 2017. Analysis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Aiming at the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7(1): 169-176.]
- 张丽萍, 张德铨, 阎建忠, 吴莹莹. 2008. 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生计与耕地利用模式. 地理学报, 63 (4): 377-385. [Zhang Liping, Zhang Yilin, Yan Jianzhong and Wu Yingying. 2008.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Cropland Use Pattern in Agro: Pastoral Mountainous Region of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3(4): 377-385.]
- 张丽琼. 2016. 旅游发展对乡村社区和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西安: 西北大学. [Zhang Liqiong. 2016.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Communities and Farmers' Livelihoods*.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 张海盈, 姚娟, 马娟. 2013. 生计资本与参与旅游业牧民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新疆喀纳斯生态旅游景区为例. 旅游论坛, 6 (4): 40-44. [Zhang Haiying, Yao Juan and Ma Juan. 2013. Livelihood Capital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Herdsmen and the Livelihood of Relation Strategy: A Case of Kanas Ecological Tourism Scenic Area in Xinjiang. *Tourism Forum*, 6(4): 40-44.]
- 左冰, 陈威博. 2016. 旅游度假区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状况影响——以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例. 热带地理, 36 (5): 776-785. [Zuo Bing and Chen Weibo. 2016. Impacts of Tourist Resorts Development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Chimelong International Ocean Tourist Resort. *Tropical Geography*, 36(5): 776-785.]

作者贡献声明:

许扬:实施研究、设计问卷、收集数据、分析解释数据、文章撰写;

保继刚:提供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全程指导、对文章内容进行审阅、提供工作支持。

A Study of Farmer' Livelihoods in "Azheke Plan": Based on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Xu Yang^a and Bao Jigang^b

(a.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b.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Farmer' livelihoods ar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proven in recent years that rural tourism influences farmers' livelihoods and its impacts vary based on different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armer' livelihoods. It offer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links elements from the external livelihood environment, to investigate farmer' livelihoods.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evaluation index for farmer' livelihood capital based on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The evaluation index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rmer' livelihood capital. Azheke village, Yunnan Province was chosen as an example in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successfully launched a tourism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 the "Azheke Plan", in 2018.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July 2020 to February 2021, during which the first author lived in Azheke Villag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Farmers in Azheke used to have only one livelihood mode: farming or working in cities. Now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allowed local villagers to work within local tourism businesses or operate their own tourism businesses in the village. thus, farmers has formed a diversified livelihood mode. (2)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modes have manifested different features and livelihood capital. Ranking from high to low, the livelihood modes are: tourism-oriented, tourism involved + working in cities, tourism-involved, working in cities, and farming + working in cities. The sequence highly correlates with the degree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3) Farmers whose livelihoods are tourism-oriented, tourism involved + working in cities and tourism-involved have the highest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their household labor and livelihood capacity has improved, it have created more livelihood outcomes for their households, and has a higher level of livelihood capital. Farmers who work in cities and farming + working in cities experienced the growth of physic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mainly throughout the "Azheke Plan", but their livelihood capital is lower than the other three livelihood modes relating to tourism. (4) From the institu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livelihood. Several notes are summarized on villagers' livelihoods through "Azheke Plan" from basic conditions, external support, internal facto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ivelihood results.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armer' livelihood,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replicating the "Azheke plan" in other region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farmer' livelihoods; livelihood capital;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rural tourism; Azheke plan